

摄影师罗韬： 起舞弄影



文\王荆施



海而文艺名家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联合
推出

2017年11月，罗韬的航空摄影作品《空中：相机与战斗机的博弈》荣获第26届国展最高奖“评委推荐奖”。这是60年来海南省摄影家首次在国展中摘取的最高奖项。2018年10月，罗韬又凭借航空摄影系列等作品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摄影金像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摄影领域全国性最高个人成就奖。

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的评委认为：空对空摄影作品是我国与世界职业摄影接轨的一个信号，打破了传统商业摄影局限在影棚里的模式，为艺术摄影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新的机会，是中国摄影与国际接轨的有效方式。作家许晓岚认为，在艺术表达上，罗韬的摄影作品呈现了人类拔离大地的腾飞感，将人类感性而恒久的飞翔憧憬和想象落到现实。

罗韬出生在湖北黄石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从一个摄影爱好者，到专注于“空对空”的航空摄影并斩获国内大奖，如同众多的海南文艺家一样，靠的是不畏艰辛、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以不懈的实践和探索，勇于站在艺术创作的最前沿，创作出具有时代影响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飞机在进行飞行表演。



瑞士PC7特技飞行表演队。



二战时期的经典军机。

一本杂志埋下的种子

每当从拍摄飞机上下来，意味着完成了一次令人心潮澎湃的“空对空”摄影，罗韬这时候总是格外开心，对于“空对空”航拍时间已超过100个小时的罗韬，有时候他也会问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痴迷于拍飞机？这种爱好始于何处？

打开记忆的匣子，罗韬还记得外婆家旁边那个飞机场飞机起飞的轰鸣声。

罗韬母亲的老家在湖北沙市，家旁边有个飞机场。在罗韬年幼时，这机场显得有点简陋。有一回，舅舅骑个自行车，把小罗韬放在车前梁上，在跑道边看飞机轰鸣起降，在他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就是罗韬跟飞机最早的缘分，也为罗韬往后的摄影艺术创作之路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当时，对飞机有崇拜是人之常情。在那个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许多班级里都流传有被翻到皱的各种杂志，有的学生喜欢校园言情，有的学生喜欢武侠古风，但罗韬只对《航空知识》情有独钟。可以说，罗韬对飞机的理性了解，就来源这本杂志。

1984年的《航空知识》几毛钱一本，但他老家湖北黄石的报刊亭里不是每一期都能买到，偶尔哪期买不到，他就给《航空知识》编辑部写信请求邮购，编辑部回信给他汇款账号，他再到邮局汇款，写清楚他要哪一期。年少的罗韬几乎每一期都不落地看《航空知识》杂志。一直到现在，杂志早已经历了“订阅——购买——订阅”的传媒时代变迁，但罗韬还是会收藏每一期的《航空杂志》。罗韬清楚记得，就是在这本杂志封面上，他第一次看到一张空客A300的照片，那是他第一

次看到了呈现在照片上的飞机，那种动人心弦的美感，完全征服了罗韬。



如果说罗韬的飞机梦发端于外婆家旁那些飞机起落的轰鸣声，那他的摄影梦则是开始于初二时的一节物理课堂。

课堂中，物理老师详细解说光学原理。当讲到小孔成像的原理时，罗韬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回家后，他把纸盒子中间挖个洞，放上灯泡、两块玻璃，中间夹个底片，再把相纸放上面，灯一开一关。

随后，罗韬在买来的两个小盆里进行酸性显影、酸性定影，就得了一张照片，可以把底片很清晰地显现出来。后来罗韬又学会上光，弄一块玻璃，把洗干净的相片贴上去，干了以后揭下来。这就是罗韬摄影之路最初懵懂的开始，摄影艺术的梦想在光影之间萌发。

在熟练掌握了印像技术后，罗韬感觉到了洗照片的乐趣，于是他希望能有更多胶卷来满足他冲洗照片的愿望。

1984年初中毕业后，罗韬向父亲表达了想要一部相机的愿望。在当时相机价格不菲，在物理老师的“助攻”下，父亲最终同意了。凤凰304A——罗韬花了169元在黄石商场器材专柜购买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

为了实现心中的摄影梦，罗韬克服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拍摄。当时罗韬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每人每月工资只有45元，除去各种生活开支，全家每月生活费只有50多元，并没有多少富余钱给罗韬买器材，所以那时罗韬买的都是最便宜的三四元一卷的公元牌黑白胶卷，其他器材则是靠自己动手做，尽量少花钱、不花钱。

1984年，罗韬手持父亲赠送的凤凰牌照相机，拍摄了摄影生涯的第一张“飞机照”。看着照片上微小的机身以及细细的尾烟，当时罗韬心里萌生出一个念头——再近一些就好了。这一个念头，在他往后的岁月中不断发酵，激励着他在摄影路上不断奋力前行。

因此，对于今天越来越发达的后期修图技术，罗韬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如今摄影圈子普遍认为一张好的照片，拍摄与修图的重要性是“五五开”的说法，罗韬并不认同。他认为前期拍摄决定一切，后期修图只是起一个修饰和完善的作用。如果非要说一个比例，他认为是“八二开”，按下快门的时刻才是最关键的瞬间。